



华丽的哀伤，最天马行空的想象……

一部匪夷所思的惊艳之作！

# 妖瞳公主

桑甜◎著

珠海出版社

最华丽的哀伤，最天马行空的想象，  
最匪夷所思的家国征战。

一部柔情似水却步步惊心的惊世言情之作！

MONSTER PUPIL PRINCESS



# 妖童公主

桑甜◎著 珠海出版社  
MONSTER PUPIL PRINCESS

44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妖瞳公主 / 桑甜著. — 珠海: 珠海出版社, 2007.11

ISBN 978-7-80689-852-9

I. 妖... II. 桑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71134 号

## 妖瞳公主

---

作 者 / 桑甜  
出 版 / 珠海出版社  
地 址 /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 (519001)  
策 划 / 阅读时代图书  
终 审 / 李一安  
责任编辑 / 靳红  
文字编辑 / 蓝婷  
版式设计 / 酒心堂·堂主  
印 刷 / 北京汉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/ 787 × 1092 1/16 17 印张  
字 数 / 267 千字  
版 次 /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/ ISBN 978-7-80689-852-9  
定 价 / 24.80 元





# 目录

|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终章    | 第九章   | 第八章   | 第七章   | 第六章   | 第五章   | 第四章   | 第三章   | 第二章   | 第一章   | 引子    |
| ..... | 聚开篇   | 千刃峠篇  | 挽云锁篇  | 帝都乱篇  | 迦洛城篇  | 仇喜人篇  | 琴城篇   | 相识篇   | 黎明篇   | ..... |
| ..... | ..... | ..... | ..... | ..... | ..... | ..... | ..... | ..... | ..... | ..... |
| 261   | 237   | 215   | 206   | 192   | 154   | 134   | 82    | 52    | 10    | 2     |

定元十八年八月的一天，天色将欲破晓，墨黑的天空突然跃出七星，撕裂黑夜，连成一线。

此刻，远在云离大陆的缈云峰上，数十丈高的观音塔像是遭了撞击，“轰”地颤动了一下，从塔底伸出一支青色的茎来，穿透玄色大石攀爬而上直至塔顶；花蕾大如棋盘摇摇欲坠，向着即将消失的下弦月银光绽放……

——许多年前曾经有人预言过，这是一场灾难的开始。



## 引 子

传说中，太阳一跳出蔷薇色的云朵，撒花国的皇宫立刻就会被刻画得剔透玲珑。

这一日，早饭未过，氤氲的雾气刚刚散开，撒花国皇宫的水晶琉璃瓦上洒了一层五色祥光，倒映在旁边的翠微湖里，一漾一漾地浮现出屋檐下攒动的人头。谁也没有注意到宫殿最北面那只兽头嘴里的风铃浑浊地响了一声，一股怨气席卷而过，冲破御花园中一株百年的海棠，发为花蕾。

就在距离御花园不远的地方，有一道黄色宫闱。此处繁花杂锦、云香花影，映着起伏的楼台亭阁，摇曳生姿。

怨气继续北走，扫过八尺墙头一簇喷薄而出的花叶，花叶急剧地抖动着，陡然间停下来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吸了进去，顷刻化为乌有。

梧桐知秋，一叶匝地。恰好此时一个身着鹅





黄衣裳的小宫女急步走来，躲避不及，葱绿的绣花鞋踩过落叶，嘴里禁不住淡淡“咿”了一声。她低头看了看，捡起落叶嘴角弯了弯没有说话。

在她的正对面，花梨木的匾额上矫如龙蛇地写着“繁花寝”三个字，匾额下方，朱红大门朝南大开，门上透雕着一只展翅朝云的沐火凤凰。宫女、太医踏过五色的门槛进进出出，个个脸上带着焦虑和急切。

刺花的帘子被掀开了。

花嬷嬷抹了一把额头上细密的汗珠，骂道：“小蹄子们，都守在这干吗？让你们多端几盆开水，怎么就端了两盆？做事慢慢腾腾的，赶明儿看我不打断你们的腿。”

声音中气十足，随风送入各人的耳边。“婢、婢子们已经端去了，马上就来。”

小宫女唤做容丫，她刚刚进门，站在人群最前面，看了看左右见无人回应，怯怯地答了一句，双脚情不自禁地向后退了半步，踩着镂着万字纹的青砖，不自觉地蹭了一下。

众人也都跟着向后退了半步，眼睛几乎同时盯向花嬷嬷的脸。

“那你还站在这干吗？还不赶快去催。木头桩子似的，没点眼里见儿。”花嬷嬷怒气冲冲地瞪了她一眼，枯萎的嘴角耸了耸。

骂完，不由分说转身又进了屋子。“是！”容丫连声应着。

宫女们都知道，宫里众多嬷嬷之中就数花嬷嬷最为凶悍。容丫不敢怠慢，撒腿就往御膳房跑。一拐弯正好碰到匆匆赶来的皇上，一个不留神扎进玉公公的怀里，差点惊了旁边的圣驾。

“你是哪个房里的宫女？这么不懂规矩。”玉公公赶紧将她推开，掸了掸衣襟，一挥手中的拂尘，摆出总管的架子声色俱厉地斥道。

“绾……绾妃那边的。”容丫见冲了圣驾，吓得慌了神，跪在地上连连叩头，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。

玉公公认出了她，念着绾妃平日的好，火气稍微下去了一些。又因皇上在附近，声音好了一些，淡淡地道：“不好好待在水月寝，跑这里添什么乱。”

“我们娘娘听说皇后分娩，担心这边人手不够，就……就打发奴婢过来帮忙，我……我……”

宫女容丫从北番国来，喝着草原上的羊奶长大，肤如凝脂、眉目清秀，可惜这般娇俏可爱的小丫头，偏偏自小就有口吃的瑕疵。

皇上此刻刚下早朝，一颗心放在皇后身上，见是绾妃跟前的，没说什么，只是冲她摆了摆手，“绾妃倒是有心，你起来吧，皇后怎样了？”

“回……回皇上，御医还在里面，说……说是快要生出来了。”

容丫依旧跪在地上，未敢轻便起身，一颗心吓得“砰砰”乱跳。

“嗯！”皇上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“你去吧。”又叮咛说，“好生照顾好自己主子。玉福，咱们走吧。”

“是！”玉公公躬身作答。经过容丫身边时，狠狠地瞪了她一眼。那一眼似如针刺，扎得容丫心头一阵阵地发怵。

风吹过，扑到脸上，空气中有种特别的花香。

她闭上眼，就在那一瞬，恍惚看见天上划过一道红光直直坠下，落入繁花寝消失不见。她吓呆了，手紧紧地捂着嘴，忍不住偷偷回头看去。

皇上一行尚无人发觉，前簇后拥，鸾辇招展，转眼进了正央宫的大门。

里面闲杂人等闻言圣上驾临，悉数跪倒在地山呼“万岁”。

皇上扫视了一下众人，微微抬了抬手，“嗯”了一声。抬脚正要继续往里走，就在这时，忽然从繁花寝里连续传出来两声宫女的尖叫，惊得枝头休憩的鸟雀挣扎着腾空飞去，遮住了日头。紧跟着花嬷嬷和几个御医惊魂落魄地先后从里面逃了出来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玉公公喝道，“三个御医一个嬷嬷，带着一群不懂事的宫女一惊一乍的，成何体统！”

四人原本正抱头鼠窜，忽见皇上御驾，吓得蒙了，像是遭了霜打，双腿发软，“扑通”一声跪倒在地，齐呼：“恕罪。”

皇上心头一紧，隐约有种不祥之感笼上心头，然脸上却无半点表露，只是皱着眉头重重地“哼”了一声。

“皇上。”玉公公不等他开口，匆匆叫了一声，眼睛斜睨着，声音带着抹浓郁的忧虑。

皇上的脸上微微有些不耐烦一闪而过，眼睛越过几人头顶，看向那一扇虚掩

的大门——

青纱门帘，随风轻轻飘逸，送出一阵阵淡淡的花香，这一切皆与往日无丝毫不同。

他忽然笑了，脸上的表情坚毅而沉着。

绕过几人迈步便往里走。

当中一个上了年纪老太医急了，连忙喊：“皇上留步，里面危险。”

说话时，他跪在地上双手伸向前方，苍白的脸上额头汗涔涔的，表情含着巨大的惊恐。

皇上的脚步稍微迟钝了一下，没有理会，果断地走了。

“危言耸听，当心你们的脑袋。”玉公公沉着嗓子用手分别指了指四人，随后紧走两步，在前面为皇上撑开帘子，自己则躬身站在门外候着。

皇上进屋时——供在房门两侧青花瓷瓶内的晚香玉开的已近荼糜——离着老远就闻见了诱人心脾的清香。

每一次闻到这种香气，他都忍不住要狠狠地嗅上两口。

——今天也不例外。

青色的纱帘垂落地面，刺着大朵殷红的牡丹。风袭过，帘枕轻荡，似烟雾缭绕腾挪不休。隔着帘子，能清晰地看见里面的陈列摆设：桃心木的大床、红丝绒的撒花床幔、金光灿灿连枝花绣龙凤成祥的褥子、各种青瓷花瓶、精巧的茶几上金制小香炉正滴溜溜地转动，散发出袅袅余香。

皇上的眼皮忽然跳了一下，他伸手揉了揉。

这时，床幔撩了起来，一双纤嫩的玉足缓缓着地，趿着莲藕白的绣花鞋。一女子云鬓微乱、罗裳不整，一段窈窕身影扶着床前的矮榻吃力地走下床来。

——凤眼，翠眉，羊脂玉般光洁的肌肤，从两眉之间到发际扫了一道半弯的胭脂红。她的怀里抱着一颗晶莹剔透的水晶球。那水晶球明月大小，雾气氤氲，然而那球内竟包裹着一个纤小的婴孩。

皇上看得呆了，站在门口半天竟没挪步。





惊觉有人进屋，皇后警惕地向后退了一步，漆黑的眸子闪过一丝惊恐，一双手紧紧护住怀里的东西。

“皇后。”他极力控制那一缕莫名的惶恐，压抑着低呼。

“你……你别过来，别……伤害她。”显然，她有些慌张，声音夹杂着不安与惶恐，说到后面竟是乞求。

——胎落圆珠，千百年来从未有过的事情，令她惆怅百结，忧心似焚。

“皇后。”

他刚迈步进门，就马上停住了，声音略带颤意。

宛如梦境，眼前的一切，恍惚似是梦中才有的场景。

……又或许，真的是只是梦呢。

而皇后的手，却深情地触摸着那浑圆的水晶球。深深吸了口气，将泪水吞进腹中，假装出少有的坚强，“她是我们的孩子。如果皇上不想要她，臣妾会将她带走，绝不连累任何人。”

话未说完，泪便如珍珠般滚落在地。

然而，那一颗一颗的泪珠也重重地砸在他的心弦上。

皇上没有说话，只是轻轻地垂了一下眼睑，安静地看着她，抿着嘴神色僵硬。

“请皇上不要拦我。”她又说，眉目间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绪。她咬着银牙，刚走了两步，忽然身子一软，扑倒在地。

水晶球跌在地上，发出玉碎一般的声响。那些碎片在地上跳动一下，溶为水。而水落在地上，又瞬息蒸发。

这一切，都发生在刹那之间。

女婴脱了水，呛了两声，躺在地上“哇”的一声大哭起来。

皇上连忙伸手将皇后的身子扶住，另一只手，果断地从地上抱起了女婴。

小孩儿温软的身子抱在怀里，像是一块带着体温的软玉。

他低着头将孩子仔细端详了一番，粉嫩的肌肤，珠圆玉润，一双漆黑的眸子闪烁如星，尤其是那粉嫩的小嘴，微微上扬着，带着一抹自然的甜蜜。

与其他的婴孩并为无太大差别。这是他给自己的答案。且略略放下心来。稍倾，见皇后紧张地盯着自己，迟疑着交还到她的手上。

就在那一刻，婴孩的脸上划过一抹奇异而鬼魅的笑。

皇后的脸色变了，“皇上，都说若是女婴则邪气太重，恐是妖孽，如今我看来果然不假。”

那婴孩仿佛通了灵，听到这话，抬头疑惑地看了她一眼，“哇”地又哭了起来。

皇后又说：“既然真是个妖孽，我也不想要了，不如将她打死，免得日后祸害人间。”说完，突然失控一般，扬起纤纤细手就要往下打。

皇上见惯了她往日的温婉，吓得一把抓住她的手，“皇后说的什么话！市井谣言怎能当真？无论如何，她终究是我与皇后的亲身骨肉、皇室血脉、撒花国的公主，怎么能说打死就打死？”

“可臣妾以为，自己打死总比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将她打死心里要好过一些。”她说到这里，早已泣不成声，泪珠儿一颗一颗打湿了衣襟。

皇上摇了摇头，爱怜地为她擦去腮边的泪，声音充满着温和，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。从今往后，谁要是胆敢对我们的女儿有半点微词，我定会治他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眉头一蹙，好像有什么东西炙烤着心肝。

皇后停住了哭泣，抬起头来，怔怔地盯着他，“皇上说的可是真的？”

“君无戏言。”

听到这句承诺，她心头的大石稳稳地放了下来。嘴角迅速聚起了一抹笑意，如晨雾中的百合花，清冽、婉转。

她的目光从孩子的身上移开，环视着屋内的陈设，最后移到了门外碧蓝的天空。她轻轻地舒了口气，回过脸来，微笑着，“皇上，若臣妾死，请不要因此而毁了我的孩儿，能答应我吗？”

皇上手里正抱着小公主，心潮起伏，难以平静。听她此言，一惊，刚想回头，忽觉脚下传过一阵温热，目光从孩子的脸上移开。

——鲜红的血液，从皇后的身下漫了过来。他的靴子、衣摆沾满了浓稠的血浆。



他吓得慌了，连忙将婴孩放在一边，紧紧抓住她苍白纤细的手，连声唤着：“皇后、皇后……”

“请皇上一定答应我。”她固执地说。

他只得点头，“放心。”手指摸着她的脸，声音充满了悲痛，“皇后不会有事的。你等着，朕给你叫最好的太医。”

他刚想奔出门去，不料皇后急急叫了声：“不要走。”并反手将他擒住。

他不解地盯着她，一抹惶恐由心而起，不安地说出了心中的疑惑：“难道，皇后决意要离开朕么？”

“怎么会！”

那一抹惨淡而柔弱的笑挂在她的脸上，“不要费心了皇上。臣妾自知离大限不远，只求皇上能答应臣妾最后一个请求，臣妾便心满意足。”

“你说。”

他的心纠结在一起，泪水湿衣衫，“只要是皇后说的，朕都答应。”

“臣妾先谢过皇上了。”

说着就要磕头，蜡黄的脸上泛起一丝红光。

皇上赶紧将她拦住，摸着她的长发，“你说吧，一千一万个朕都应你。”

她笑了，这一笑眼泪却流了出来，“臣妾何曾那么贪心过？只求皇上一件事——善待我的孩子。”

皇上也笑了，笑得同样那么苦涩，“你放心，她也是我的孩子，我会好好照顾她，不让她受到半点伤害。”

“多谢圣上……”她的脸浮了各一抹红晕，“我早想好了，她的名字叫霓裳。”说到这里，声音越来越轻。最后，垂了下去。

——此刻，暗蓝的天际划过一道白光，点亮了日头后早已熄灭的星辰，从此，日日夜夜守护在撒花国的苍穹。后人将它称为“仙女”。

“皇后……皇后……”

他连叫了两声，不见有所反应——跌坐在铺着大红毯子的地上。忽然之间，整颗心变得空空荡荡。往昔的恩爱场景——在脑际浮现。她的低眉、她的浅笑、她的姹紫嫣红、她的一袭缟素。

哭的、笑的、甜蜜的、忧伤的，所有所有……

他紧紧地抱着小公主，见她眉宇隐约有几分皇后的影子，有说不出的悲伤、难过。

“霓裳。”他轻轻地念着。

而那婴孩，忽然无声地笑了。

那笑，笑得怪异，令他悚然心惊。

在他的背后，整个天空陡然被巨大的黑云笼罩，厚重的云几乎压着城头。

“腾”地，纱帘被挑开了。玉公公从门外慌慌张张地冲了进来。“禀……禀皇上，大事不好了。”

皇上正一手抱着小公主，一手抱着皇后失魂落魄地痛哭，被玉福这么唐突撞见，有些尴尬，正想呵斥，忽觉往日循规蹈矩的玉福如今说话也这般结结巴巴，更是恼了，他偷偷地用衣袖擦了擦眼泪，怒道：“什么事如此惊慌？”

“下……下雪，皇上！外面下大雪了。”说完搓了搓冻僵了的手掌、鼻尖，脸颊被风吹得已经红肿。

“下雪？”他重复了一句。“回皇上的话，是下雪了，忽然下起了鹅毛大雪。”

这一回，他听清楚了。像是遭了雷击，“腾”地站了起来，抓住玉公公的前襟，“你是跟朕说，八月天下雪？荒谬！”

玉公公被他的激烈吓着了，连声应：“是。”

皇上彻底地醒了。面容苍白地立在原地，他猛地将婴孩放到玉公公的怀里，三两步冲到门口。

天，黑沉沉的，寒风夹着大雪铺天盖地压了下来。一阵寒风当头袭过，吹得他差点站不住脚跟。还在门外跪着等降旨处罚的那四个人，生生地成了雪人。



第一卷  
黎明篇

暴风雪中，四处茫茫一片，连方向都难以辨别。风卷着雪花，扑到人脸上硬生生地疼。到处都是惊呼声和尖叫声，风吹得人举步惟艰。

仿佛一切的事物都被吹得模糊了轮廓。

整个撒花国空茫一片。

雪淹没了车马、殿宇，淹没了黄尘古道。苍茫的大雪中，翻卷着被风撕裂的大旗，隐约还能看得出“帝都”两个字样。

渐渐地风止了，雪却越下越大。

撒花国的帝都“憩凤城”蒙着厚厚的白雪，四下杳无人声，听得见门外大如莲的雪花砸地时发出的“吱吱”声响。

寂静的街面，忽然马蹄大作。十几个身着蓑衣的汉子打马扬鞭、风驰电掣般一掠而过，手中的金锣敲得“当当”作响，十个人一齐大呼：“妖





怪出世，祸害苍生，白莲既出，天下归元。”

声势浩荡，撼动天宇，震得檐角扑簌簌地落雪。

领头的大汉，身高约有一丈，眼疾如鹰，马匹飞快奔跑，他依然一眼瞟到不远处的大红灯笼上绘着的“缀花坊”三字，嘴角露出一丝满意的笑。随即鞭子重重地抽在马身上，疼得玄色高头大马跃起一人多高，三两个起伏，消失不见。

缀花坊乃是憩风城有名的舞坊，十几个舞娘淡抹红妆，裹着厚厚的貂皮小袄，手里拢着精细的小暖手炉，坐在细腿束腰的四平方凳上，无一人说话。姣好的妆容掩不住黯淡的愁苦。

这一条街上接连十几个舞坊，错落有致。只有这“缀花坊”和对门的“玲珑坊”两家生意最为红火，每日客人迎门。

不同的是，玲珑坊的老板娘鲜少露面。而缀花坊的老板娘每日坐镇舞坊。

相传，玲珑坊的老板娘月娘的容貌出尘脱俗、当为天人，且背景显赫，资财万千，只是为人低调，难得出现在众人面前。

而隔壁缀花坊的老板娘金意如则不同。金意如，人称金大娘子，为人两面三刀，见风使舵，又极爱敛财，喜搬弄是非。因此，同行极少有人愿意与她交往。

此刻金意如就趴在窗户边，偷偷打量着对门的玲珑坊，直到有条红影从那边的窗前闪过，她才冷冷地笑了一声。

她刚想离开，这时忽听到街面上的呼声，便故意大声地“呸”了一声，娇滴滴地骂了句：“整日妖怪妖怪的，老娘只知道迎来送往，管他谁是妖怪谁是大罗神仙。”

说完扶了扶鬓角的海棠花，拧着腰肢朝堂中走去。

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雪，舞坊里的客人全被滞留在此，数十人围着两个大火炉瑟瑟发抖。身体上的寒冷让他们暂时失却了对女人的兴致。

“大家就在这暖暖和和地待着，一会儿我给大家准备歌舞弹唱，保管个个满意。姑娘们都别傻坐着了，赶紧去后堂准备。”金意如的声音打破了宁静。

然而，众人的心思并不在此。

一个满脸虬髯的汉子大笑了一声，鄙夷地说：“人人都说金大娘赚钱是一把好手，可是这钱赚得多，人也掉钱眼里去了。”